



飲食 是人類生存所需的核心，與飲食相關的動植物與土地的知識、利用的技術與管理的方式、勞動力的運用與社會的組織，一直到祭儀與信仰，都是人類社會和環境互動調適下的重要文化創造。飲食不僅是生理性的目的，而和文化的各個層面有著密切的關係。

食農教育與食物主權

有一個名詞叫做「食物主權」，它意指「掌控食物生產、分配消費、處理、食用過程之權力」，由於食物的生產、分配消費、處理、食用，既涉及社會與環境的互動，也涉及我群界線的維護與群體對地方的認同，同時也關乎社會組織勞動的方式、身體感官與象徵意義的結合，因此，一個人群是否能掌握其食物主權，就反映出其在政治決策、經濟分配、文化再現等面向是否有足夠的自主治理權能。

在人類歷史中，西方航海擴張帶來的各大

陸間原料、勞動力、商品的交換體系，工業化帶來的土地重新配置，綠色革命（意指1940年代以後，透過育種、化肥與機械化農具對農業產量的大幅提升）帶來的生產與銷售模式變化，結合了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發展援助與1980年代以後的國際自由貿易對區域異質性的穿透，使得我們今天已經很難說，有哪一個完整的從土地到餐桌的食物生成過程，是不受到區域的、國際的、政治經濟因素之影響，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全球化的飲食系統之中。飲食的全球化，有其正面的效益，例如農產業的生產成本降低、各種不同文化的飲食風味被快速的引介到世界各地；但是，像是工業化的將生產過程切割後，我們很多時候不知道送進口中的食物到底是什麼東西做成的（這也是許多食安事件的根本原因），又像是發展援助挾帶的將援助國需要出口的農產品半強迫輸入被援助國，造成的飲食習慣改變與本國農業的衰退，都是飲食全球化之負面影響的例子。

原住民族的 的食農教育

文·圖 | 官大偉（本刊本期執行主編）

農教育

原住民族の食農教育

Aboriginal Food and Agricultural Education

◆ 原住民族 的食農教育



插畫設計Illustration：陳立君



意識到這樣的問題，近年來開始有一股飲食在地化的力量，所謂的飲食在地化並不是要自外於現有全球飲食政治經濟網絡的現實情況，而是要將在地的環境、社會、文化特性重新導入飲食的產生過程之中，尋求更多元的可能性。其中，「食農教育」就是一種重要的實踐。



菲律賓呂宋島山區的梯田地景因為轉作經濟作物而逐漸改變。(筆者攝於伊富高)

意識到這樣的問題，近年來開始有一股飲食在地化的力量，所謂的飲食在地化並不是要自外於現有全球飲食政治經濟網絡的現實情況，而是要將在地的環境、社會、文化特性重新導入飲食的產生過程之中，尋求更多元的可能性。其中，「食農教育」就是一種重要的實踐。所謂的食農教育，是在各種的教育機會中，讓人可以接觸從農業生產到食物形成的過程，認識其中的文化、政治、經濟意義，進而產生新的飲食實踐，重新連結人和土地間的關係。

原住民族和食物主權的關係

對原住民族來說，在飲食全球化的過程中，有許多飲食主權喪失伴隨政治、經濟、文化上之傷害的經驗。舉例來說：19世紀夏威夷引進甘蔗種植，成為美國在太平洋地區蔗糖生產的重要產地而被納入糖業殖民主義的鍊結之

中，而美國商人為了維護在此的經濟利益所主導的政變，也就成為夏威夷王國傾覆的關鍵原因；而在被美國化之後，夏威夷主要的經濟收入來自軍事基地相關的活動與觀光，本地農業衰弱，飲食高度依賴美國西岸進口，大量的罐頭食物使得糖尿病成為夏威夷原住民最主要的疾病；在菲律賓，呂宋島原住民族的水稻梯田，是其可以形成大型社會組織，盤據山區對抗西班牙殖民者入侵的原因，而其社會關係也和環繞著水稻耕作週期的一系列祭儀活動相互支持，但因為1970年代政府的發展計劃開闢道路、引進觀光產業之後，大量族人棄耕原生種的一作高地稻米，改種符合平地市場口味、一年可以二作的低地稻米，而稻米種植週期改變、象徵意義被貨幣價值取代後，也使得原本的祭儀快速的流失，原生種高地稻米相關生態知識也出現傳承的危機。



相對的，這些原住民族社會也逐漸發展出回應的方式，嘗試在傳統中找解決當下問題的啟發，以尋求更好的未來生活方式。夏威夷飲食（Hawaiian Diet）運動的理念，是認為解決糖尿病問題的關鍵，不在於現代醫藥對個人身體的醫治，而在於健康之人地關係的修復，其運動者提倡恢復傳統作物—芋頭的種植，並以親身投入耕作、參與共工及作物的分享，重新連結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以及親善土地的態度；菲律賓拯救伊富高梯田組織，以非政府組織的力量，推動恢復高地米種植、維護梯田文化地景，並發展社區型的觀光，將高地米種植的區域設立成為一個戶外博物館，培力社區人士擔任嚮導講解高地米文化，作為經濟收入的來源，以支持高地米的種植並恢復祭儀活動之進行，同時也與學術單位及國際非政府組織合作，紀錄整理梯田相關生態知識，轉劃成為在地小學教育教材。這些工作，是面對時空環境

的變化，進行主動的適應，重新詮釋傳統，使其作為社會發展之利基所在，它意味著追求重新掌握對於政治決策、經濟生產、文化再現之權能的努力。

國際共識的浮現

上述的努力並非只出現在個別國家之間，在國際的農業組織中，也逐漸浮現對於原住民族之食物主權的討論。在FAO（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2010年發表的一份名為「FAO Policy on Indigenous and Tribal Peoples」的報告中就指出，全世界的原住民族人口僅佔全世界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卻佔了全世界貧窮人口中的百分之十五，但另一方面，FAO也很清楚的知道，原住民族對於永續發展與自然資源管理能夠有高度的貢獻，保護原住民族生計系統與相關知識，將不只可以扭轉其文化日益受到侵蝕的趨勢，更是可以解決其糧食安全問題、營養不足、貧窮與環境退化等困境的根本之道。因此，該報告提出了以下幾項FAO的政策目標：「創造與原住民族及原住民族組織合作的制度環境」、「強化各國政府在原住民族在國內與國際層級的對話」、「在各項涉及到原住民族傳統農業、飲食與生計系統知識事務的事務中帶入原住民族議題的討論」、「使原住民族參與到FAO中與其相關的各項計劃與活動」、「與原住民族共同建立評估機制，並引用原住民族權利宣言中『事先、自由意志下之諮商同意』，以排除會對其造成負面影響之作為其造成」、「與原住民族互動並學習其農業、飲食與生計系統的知識，使原住民族的發展是建立在具文化尊嚴的基礎之上」。



當代泰雅族人在坡地上發展出自然農法的菜園。(筆者攝於鎮西堡)

FAO這樣的國際農業政策對話平台的共識，也擴散到國際非政府組織的在地實踐。例如，1950年代由洛克菲勒基金會與福特基金會在菲律賓所創辦的國際稻米研究中心 (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IRRI)，其早期的組織目標是推動綠色革命，以新品種取代舊品種，以化學農業肥料及機械器具，進而形成密集農業、提高產量產值，但此組織自2014年起與菲律賓政府農業部合作，展開一項「傳統稻米計劃」(Heirloom Rice Project (HRP))，此計劃除了進行傳統稻米種子的保存外，同時也推動建立山區原住民小農種植之高地米的銷售管道。

台灣原住民族的經驗、挑戰與展望

在台灣，原住民族的飲食主權也與土地權益、社會經濟、部落發展等議題有密切的關

原住民的飲食主權也與土地權益、社會經濟、部落發展等議題有密切的關係。在過去，原住民族長期和土地互動產生的知識與土地利用維護體系，在現代國家出現後被邊緣化甚至刻意抹去，而隨著原住民族運動與文化復振的努力，一些重新建構人地關係的工作也正在實踐中。



係。在過去，原住民族長期和土地互動產生的知識與土地利用維護體系，在現代國家出現後被邊緣化甚至刻意抹去，而隨著原住民族運動與文化復振的努力，一些重新建構人地關係的



鄒族人立體利用土地，在林下種植愛玉及咖啡。（筆者攝於特富野）

工作也正在實踐中，這些工作中不少和食農教育有密切的關連。

以泰雅族為例，過去燒墾遊耕的操作，包含了土壤地形水文的知識、作物習性的知識、耕作技術的知識，以及換工（勞動力的組織方式）換地（土地使用的權利）等社會關係的知識，這些幾個層面的知識彼此相互支持，並且是經由操作者的身體力行中在世代間被學習傳承，而在身體力行的過程中學到的，不只是耕作的技術，還要有觀察環境細微變化的能力，以及遵守gaga規範的信念，換言之，學習農作的過程，就是從一層一層知識的體會中，學習如何作為一個完整的人。此外，居地、耕地、採集的森林、獵場、漁場是相互連接在山脈水系之內，而構成更大的一個社會和生態相嵌的地景管理系統。日治時期的一系列的森林事業計畫、集團移住與水稻定耕政策，則改變了這

樣的空間格局，也改變了生產的社會關係，而戰後的保留私有化、經濟作物的推廣，以及農藥肥料中盤商將家戶的生產者和市場之間連結起一條由外界控制知識、技術與資本的產業鏈，更令族人過去農業生產的集體性被瓦解。然而，最近幾年我們也看到，結合了新的社會組織（例如教會）、採借新接觸到的技術（例如自然農法的酵素營養劑製作）、運用既有的生態知識（例如對藥用植物、土壤性質的認識），有的部落開始發展出一套在生產端可以掌握較多權力，並且重新塑造生產之集體性（例如集體經營、合作社、農民學苑），進

而形成內部之利益重分配與社會支持機制的做法。

本期的《原教界》以「原住民族的食農教育」為題，即是希望呈現目前台灣原住民族社會中環繞著飲食與農業正在發生的努力。在【原教前線】中，作者們介紹了當代部落農業與文化認同、社會企業的發展、傳統生態知識的應用，以及學校教育中的課程案例；在【延長線】中，則是帶入在太平洋地區的案例，說明農業與社會組織、語言教育、政治運動、觀光產業及商品經濟的關係；而在【會議報導】中，更分享了不久之前在舉辦之國際農業研討會的成果。從土地到餐桌的過程，從入口的飲食到其延伸出之生產與交換網絡，既充滿了政治經濟與文化的權力關係，也處處是尋求突破、創造新模式的機會，藉由串連與傳遞這些的經驗，我們衷心期盼看到更多重塑人地關係的可能性。◆